

20世纪经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

癌症楼

● [俄罗斯]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姜明河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世纪经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

癌症楼

● [俄罗斯]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姜明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癌症楼 / (俄) 索尔仁尼琴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著; 姜明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8

(20 世纪经典)

书名原文: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ISBN 978-7-5447-0189-1

I. 癌... II. ①索... ②姜...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5797 号

Copyright © 1968-1979 by Alexandre Solzhenitsy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6-349号

书 名 癌症楼
作 者 [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译 者 姜明河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YMCA - PRESS, Париж, 1968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
插 页 2
字 数 489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189-1
定 价 29.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一个复杂多变、充满巨大冲突的世纪已然过去。这个世纪里，人们的心灵中前所未有地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情绪；这个世纪的文坛，也因此空前地喧哗与骚动，文学作品数量繁多，审美倾向丰富多彩，思潮流派更替频繁。

文学即人学。当下读者全面认知 20 世纪和彼时文学情状的需求正在增加，作为多年来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的专业出版机构，我们希望以必要的责任心，翻译介绍更多更好启迪民智、打动心灵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实现对人，特别是对其精神取向的尊重与关怀。是以译林出版社精心推出“20 世纪经典”，从对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回望出发，遴选百年来的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以供热爱文学的读者及各界人士丰富学养、陶冶性灵之需要，并力图借此实现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一己之力。

20 世纪文学史上作品异彩纷呈，作家灿若群星。“20

世纪经典”旨在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选择在文坛已有定评且契合社会现实与人的心灵需求的作品,使丛书的每一选篇日久弥新、传之久远。出于对翻译出版现状的认真思索,我们在遴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中译本的译文水准,无论名家新人,均以实力取舍。译林出版社努力以披沙拣金的态度,为读者献上品位高尚和质量一流的翻译作品。在整体装帧的庄谐雅俗上,也尽量考虑现时读者具有共性的需求。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自身水平所限以及选目因海外授权获得与否而受影响,这套丛书的不足之处恐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海涵。“20世纪经典”的书目将是开放性的,我们热诚期待读者的评判与指正,帮助这一志存高远的事业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译林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第一章

3 根本不是癌

第二章

11 念书不能增添智慧

第三章

25 小蜜蜂

第四章

37 病号的焦虑

第五章

51 医生的焦虑

第六章

60 活检的始末

第七章

73 治病的权利

第八章

84 人们靠什么活着？

第九章

95 Tumor cordis

- 第十章**
106 孩子们
- 第十一章**
118 桦树癌
- 第十二章**
133 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复归
- 第十三章**
151 幽灵也——归来
- 第十四章**
160 审 判
- 第十五章**
170 每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 第十六章**
181 荒唐的事
- 第十七章**
188 伊塞克湖草根
- 第十八章**
202 “哪怕在墓道入口处……”
- 第十九章**
212 接近于光的速度
- 第二十章**
226 美好的回忆
- 第二十一章**
238 阴影消散

第二部

第二十二章

251 流入沙漠的河

第二十三章

257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第二十四章

276 输 血

第二十五章

289 薇 加

第二十六章

301 卓越的创举

第二十七章

315 人各有所好

第二十八章

327 处处是单数

第二十九章

340 硬话与软话

第三十章

352 老医生

第三十一章

363 市场偶像

第三十二章

377 从反面来看

第三十三章

390 顺利的结局

第三十四章

402 结局也比较悲惨

第三十五章

412 创世的第一天

第三十六章

433 也是最后一天

附录：

455 授奖词

456 受奖演说

第一部

第一章

根本不是癌

癌症楼也叫做十三号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迷信思想，但是，当他看到为他开的住院许可证上写着“十三号楼”的时候，他的心不知为什么却为之一沉。这是很不明智的，就该把什么假肢楼或者肠道楼称为十三号楼。

然而，目前除了这所医院，整个共和国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治他的病了。

“可我这儿并不是癌，对吗，大夫？我这儿不是癌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面轻轻摸着自己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一面怀着希望问道，那肿瘤几乎天天在长，不过外面还是紧绷着白皙完好的皮肤。

“不是的，当然不是。”东佐娃大夫在以龙飞凤舞似的笔迹写一页页的病历过程中，不下十次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她写字时戴上那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就把眼镜摘下来。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又有点苍白，显得很疲倦。

这还是几天前门诊时的情形。指定到癌症楼去的病人，哪怕只是去门诊检查，夜里就会睡不着觉。而东佐娃决定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即住院，愈快愈好。

在两星期之内,这出人意料、来得突然的病,像雪崩一样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颇有福气的人头上,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一件事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的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那是指他不得不作为一般病人住进这所医院,可他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治病住过普通病房了。于是他动用电话——打给叶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申佳平打,也给乌尔马斯巴耶夫打,而对方又往医院里打,问这所医院里有没有专家,能不能临时腾出一个小房间作为特殊病房。可是,由于这里实在太挤而毫无结果。

唯一通过院长说妥了的是,可以免去急诊室、大澡堂和更衣间的一套手续。

于是,尤拉把他们那辆载着父亲和母亲的浅蓝色“莫斯科人”牌小轿车一直开到“十三号楼”的台阶跟前。

尽管外面相当冷,但在露天水泥台阶上,却有身穿破旧绒布病号衫的两个女人瑟缩着站在那里。

从见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病号衫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由于人来人往而磨得厉害;门把儿被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地板的油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护墙板看上去已经很脏,一些由板条钉起来的长凳上坐满了人,远道来的病人就直接坐在地上,他们当中有穿带绗印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包白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而年轻的乌兹别克妇女,扎的则是雪青色和红红的绿绿的花头巾,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带套鞋的长筒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身上那解开衣襟的大衣直拖到地板上,他瘦得厉害,可肚子却鼓得很高,由于疼痛他不停地叫喊。他的声声号叫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刺耳和心烦,仿佛这小伙子不是由于自己的,而是由于他鲁萨诺夫的痛楚才如此叫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变得苍白,连嘴唇都变得没有血色,他停下来悄声对妻子说:

“卡芭!在这里我会死的。没有必要。咱们回去吧。”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

“帕申卡!咱们能回哪儿去呢?……往后怎么办?”

“也许跟莫斯科方面还能找到门路……”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把盖着一头漂亮的古铜色短发卷而显得更宽的大脑袋整个转向了丈夫:

“帕申卡!莫斯科方面,这也许还得过两个星期,说不定根本疏通不了。怎么能等呢?那个东西一天比一天大!”

妻子紧紧握着他的手，给他壮胆。在社交和公务方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是很有主见的，在家庭事务中他却总是依赖妻子。使他心里觉得更愉快、更踏实的是，凡是这方面的重大事情，她都能迅速而正确地作出决断。

长凳上的那个小伙子还在没完没了地叫喊！

“说不定医生会同意出诊……咱们付钱……”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指望这样，但心里没有底。

“帕申卡！”妻子在劝说，心里跟丈夫一样痛苦，“你是知道的，就我自己来说，一向最主张这样：花点钱请医生来家看病。可是我们已经问清楚了，这里的医生不出诊，他们不收钱。况且他们离不开仪器设备。不行……”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也明白这样不行。他说这个只不过是抱着一线希望而已。

根据跟肿瘤医院院长的约定，下午两点钟护士长该在这里的楼梯脚下等候他们。此刻正有一个病人拄着双拐从楼梯上小心翼翼地下来。可是，护士长不在那里，楼梯底下她的那个小房间也锁着门。

“跟谁事先说妥了也没有用！”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发火了，“发给他们工资究竟是为了什么！”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肩上还是那么裹着两张褐狐皮，沿着写有“禁止穿外衣入内”的走廊往前走。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仍站在前室里。他提心吊胆地把头轻轻侧向右边，触了触锁骨与下颌之间的那个肿瘤。得到的印象是：半小时之内——从刚才他在家里对着镜子围围巾时看了最后一眼到现在，它似乎又长大了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浑身虚弱，真想坐下来。可是所有的长凳看来都很脏，况且还得请一个裹着头巾、两腿中间放着一只油腻口袋的娘儿们挪一挪。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像从老远就闻到了这只口袋所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

我们的居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出门时带整洁的手提箱！（不过，现在既然有了这个肿瘤，一切也都无所谓了。）

鲁萨诺夫站着，轻轻靠在墙的凸缘上，忍受着那小伙子的叫喊和眼睛所见的一切以及鼻子所闻的一切的折磨。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庄稼汉，端着一只容量为半升、贴有标签的玻璃罐，里面几乎盛满了黄色液体。他并不遮掩这罐子，而是像举经过排队才买到的一杯啤酒那样自豪地举着。这庄稼汉走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跟前停了下来，差点儿把这玻璃罐伸到他鼻子底下。此人本想向他打听什么，但看了看他头上的海

狗皮帽也就转身往前走了，去找那个拄双拐的病号：

“行行好！这该往哪儿送，啊？”

断腿的病号指了指化验室的门。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只觉得恶心。

外面的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个不戴白帽子、只穿白罩衫的护士，模样不俊，脸实在太长。她一眼就看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且料到是谁，所以走到他跟前。

“对不起，”她匆忙得气喘吁吁地说，脸红得跟涂了口红的嘴唇一个颜色，“请原谅！您等我很久了吧？那边运来了一批药，我在签收。”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想用尖刻的话回答她，但克制住了没说。等待已经结束，这够使他高兴的了。尤拉提着一只手提箱和一兜子食品走过来，跟开车时一样只穿一身西服，没戴帽子。他很镇静，蓬松的浅黄色额发晃动不已。

“跟我来吧！”护士长朝楼梯底下她那小仓库走去。“我知道，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跟我讲过，您不打算穿医院里的病号服，并且随身带来了自己的睡衣，不过，那是还没有穿过的，对吗？”

“刚从商店里买来的。”

“必须这样，否则就得经过消毒，这您知道吧？您就在这里换衣服。”

她打开一扇胶合板门，拉亮了灯。这个斜顶小房间没有窗户，墙上却挂着许多用彩色铅笔画的图表。

尤拉默默地把手提箱送进去就出来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便进去换衣服。护士长急于利用这段时间赶到别的地方去一趟，但这时正巧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走了过来：

“姑娘，您这样急急忙忙做什么？”

“噢，我还有一点点……”

“您叫什么名字？”

“米塔。”

“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日耳曼人……”

“您让我们等了好久。”

“请原谅。我这会儿正在那边签收……”

“好吧，听我说，米塔，我希望您能知道，我丈夫……很有贡献，是个非常宝贵的干部。他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我记住。”

“您要知道，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而现在又得了这么严重

的病。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

米塔那本来就忧虑不安的脸上现出更加忧虑的神色。她摇了摇头：

“我们这里，除了手术病人不算，白天三个护士护理六十个病号。而夜里是两个护士值班。”

“您瞧，果然是这样！在这里即使人快要死了，也喊不到护士来跟前。”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对所有的病人我们都会给予照料的。”

对“所有的”！……既然她说过“对所有的病人”，那还有什么好对她解释的呢？

“不用说，你们的护士还要换班，对吗？”

“是的，十二小时换一班。”

“这种无专人负责的治疗太可怕了！……我宁可跟女儿轮流在这里侍候！我也愿意自己花钱请一个专人护理，可是我听说，这也办不到，是吗？……”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况且病房里连一把多余的椅子也没地方放。”

“我的天哪，我能想象出这是什么样子的病房啦！还是得去看看！那里有多少病床呢？”

“九张。能马上住进病房，这还算是不错的了。我们这里，新来的病号都躺在楼梯上和走廊里。”

“姑娘，我还是得提出请求，您熟悉这里的人，事情会比较办些。您去跟哪位护士或护理员讲好，让她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关照不同于一般的……”这时她咔嚓一声打开了一只黑色的女用大手提包，从里边掏出三张五十卢布的钞票。

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儿子，这时把身子转了过去。

米塔把两手放到了背后。

“不，不！不能这样委托……”

“可我不是给您呀！”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硬把三张展开的钞票往她怀里塞，“既然按合法规定办不到……我付工钱就是了！我只是请您转达我的一点心意而已！”

“不，不，”护士长冷冰冰地说，“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

随着小房间门的吱轧声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身穿绿色和褐色条纹新睡衣、趿着暖和的毛皮镶边拖鞋走了出来。他那光秃秃的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深红色的绣花小圆帽。此刻，在没有冬大衣领子和围脖

遮掩的情况下，他脖子侧面那个有拳头大的肿瘤看起来让人格外害怕。他的脑袋已不是正中地支撑着了，而是微微偏向了一边。

儿子去把换下来的衣物统统收进手提箱里。妻子把钱藏进包里，惴惴不安地望着丈夫：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冷呢？……刚才应该带一件厚长衫。我会送来的。对了，这里有一条小围巾，”她把围巾从他衣兜里掏了出来，“围上好了，免得着凉！”她裹着褐色狐皮领和皮裘，身体显得有她丈夫三倍粗。“现在你到病房里去，安置一下。把吃的东西都放好，好好看看和想想，还需要什么，我坐在这儿等着。待会儿你下楼来告诉我，傍晚我就会把东西都送来。”

她并没六神无主，她总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不愧为丈夫的生活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感激和痛苦的心情看了看她，然后看了看儿子。

“这么说，尤拉，你要走了？”

“是晚上的那趟火车，爸爸。”尤拉走到跟前说。对待父亲他保持尊敬的态度，但是毫无热情。即使是此刻，与留下来住院的父亲离别，也像平时一样，一点也不激动。他对待一切都是漠然的。

“那就走吧，孩子。这可是你头一回出差去办重要的事情。一开始你就要保持公正的口气。不能心肠太软！心肠软了反而会害了你自己！要永远记住，你不是尤拉·鲁萨诺夫，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你是法律的代表，明白吗？”

尤拉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刻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话来说。米塔不知所措，急着想走。

“我和妈妈还要在这儿等你的。”尤拉微微一笑。“你先上去看看，别急着告别，爸爸。”

“您自己能走到那里吧？”米塔问。

“我的天，人家勉强站得住，难道您不能把他扶到床前吗？把兜子带去！”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像个孤儿似的望了望自己的家人，拒绝了米塔的搀扶，自己牢牢地抓住栏杆，开始上楼。他的心怦怦直跳，而这还绝不是因为登高。他沿着梯级往上走，犹如被押上那个……怎么称呼它呢……像讲台似的高处去砍掉脑袋。

护士长提着他的兜子，抢在前面跑上楼去，在那里她向玛丽亚喊了几句什么话，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没走完第一段楼梯的时候，米塔就已经从楼梯的另一边跑了下来，并且迅速走出大楼，以此向卡皮